

雲南初勘緬界記

地770.35

915

都=



引

文棟性好游覽足跡半天下所交當代名賢碩儒為不少文字質證未嘗一日虛也每一出游貽書問訊者如麻蓋欲以文棟之見聞佐其周咨耳此次勘緬界入滇自德法兩國啟程外人胥已屬耳目焉而況於海內之留心時務者耶文棟深自思才識謏陋考核未周不足為後來重勘者根據既有誤界務之大抑何以謝四方友朋屬望之殷而外人且將譏笑焉是用詳慎載筆成書兩種一以鏡古一以誣今於滇

緬間界址出入源流於焉備茲更撮其要畧為之圖說期以醒閱者之耳目耳若夫一二無知謬悠之論則非文棟所屑與之辨者也



雲南初勘緬界記目錄

論大金沙江形勢上

論大金沙江形勢下

大金沙江形勢續論

南甸土司屬地直至大金沙江考

老蠻暮為中國必爭之地論

野人山說

八關非滇緬之界辨

論騰越關隘碉堡

二

里麻說

樹漿廠考

論木邦孟密

潞江通舟說

潞江下游以東皆中國屬地考

潞江以東土司論



論大金沙江形勢上

大金沙江形勢其下游去滇遠者吾且不論論其上  
游本為滇屬者按永昌騰越諸志南甸傳云屬部直  
抵金沙江與孟養地犬牙相錯又云所部戛獨直通  
蠻暮江蠻暮傳云地在金沙江內騰越之西蠻哈山  
下當緬人水陸之衝為隴川右臂孟養傳云其地在  
金沙江外古名迤西有香栢城與蠻暮同襟金沙江  
孟養居其上流南至底馬撒疆連西洋北極吐蕃西  
通天竺東南鄰於緬合此三土司觀之而上游之形

三

勢備矣孟養之上又有孟拱蠻暮之上又有戛鳩志  
皆無傳然騰越四履土產諸篇論之曰從前州境盡  
大金沙江內外兼戛鳩蠻暮孟拱孟養而有之蓋蠻  
暮戛鳩在江內者也孟養孟拱在江外者也夾江內  
外以衛騰越天塹何其雄也江以內有蠻哈南牙諸  
山為之重險表裏山河又何壯也此大金沙江當日  
之形勢也明張機作南金沙江考以為即梁州之黑  
水禹蹟所畫確不可移故論者謂西南極邊由瀾滄  
而潞以迄於黑水之金沙為梁州第一大門戶明時



孟養通文書自稱守金沙江奴婢守此門戶者也由是言之滇其可無大金沙江乎大金沙江內外其可無孟養諸土司乎嘗考我

朝定鼎之初平滇之後孟拱孟養等首先內附見於毛奇齡蠻司合誌毛奇齡廼據史館官書非耳食無稽者比其後征緬之役孟拱孟養皆抒誠効力

高宗御製詩文一再及之尤天下臣民所共覩者焉得謂之非

本朝屬地乎今蠻暮孟拱等土司猶有

四

本朝所頒印信雖向英國索還故地揆之於理無不可也能如是則大金沙江之形勢完而全滇之門戶鞏矣



論大金沙江形勢下

騰越境內之水流入大金沙江舉其大者言之一日  
檳榔江一日龍川江雲南通志云檳榔江自古勇塞  
外流入合騰越廳所出之大盈江西南流出蠻暮境  
西入大金沙江凡騰越以西之水皆入馬龍川江自  
怒夷界入邊納曲石猛淋芒市南椀諸河西南自天  
馬關流出緬甸入大金沙江凡騰越東南及龍陵以  
西之水皆入馬騰越志云甸內甸外諸水以大盈江  
龍江兩大水括之可約畧而盡蓋檳榔江與大盈江

合流之後或稱檳榔江或稱大盈江其實一也龍江  
則即龍川江也今考兩江入金沙之口本皆在滇屬  
土司境內龍川入江之口為蠻暮南境流經木邦孟  
密至此緬人稱曰那莫江滇中諸志或作莫勒江者  
誤按騰越志蠻暮傳云東有等練山環以那莫江直  
走金沙當緬人水陸之衝此江是也此龍川江尾舊  
屬滇境之明徵也檳榔大盈合流入江之口為蠻暮  
北境俗亦稱為蠻暮江流經南甸之南牙山麓至此  
說者謂其地正當蠻暮南甸之交故騰越志南甸傳



云所部憂獨直通蠻暮江即指此江也此大盈江尾現屬滇境之明徵也試以大金沙江形勢言之自緬京阿瓦而上以瑞姑新街兩處為瀕江要地瑞姑雲南通志作尼孤乾隆時經畧大學士傅恒征緬探得此路由天馬關出五百九十五里至此下船約三百里即至阿瓦城較諸路尤為近捷者是也此處江道上有大葫蘆口下有小葫蘆口夾江皆高山江面窄而底極深兩端皆似葫蘆口故名張機南金沙江者所云大苜蒲山峽小苜蒲山峽也為上游江道最險

之處論者謂不得瑞姑則新街難守不得新街則騰越難守蓋恃此兩峽以為險也昔年蠻暮土司都於新街而扼瑞姑以禦緬甸瑞姑新街皆蠻暮屬地大金沙江上游形勝要害之所在也龍川入金沙江在瑞姑之南小葫蘆口之北新街在大葫蘆口之北而大盈江入金沙之口則又在新街之北皆為水道旁出之地異時與英勘界如能收回瑞姑及兩葫蘆口則龍川江一路可以無虞最為上策其次亦須至大盈江入金沙江之口而止以保全南甸舊日之分地



南甸係現屬騰越土司尤非若蠻暮土司自道光以  
來棄置不問者可比也





大金沙江形勢續論

難者曰子論大金沙江一在江外之孟養一在下江之蠻暮皆為滇西形勢所繫然則昔人何不籌之而必待子發之於今耶曰嘻是殆以為一人之私言歟不徵之於昔將不足信歟夫苟有識者固莫不知之矣豈論今昔哉無已試誦言其一二不觀明臣陳用賓請罷採寶井疏乎其辭云夫蠻暮何地也三宣之藩籬也三宣騰永之垣墉騰永全滇之門戶也蠻暮失必無三宣三宣失必無騰永蓋用賓之論如此而

後人作騰越志乃謂其築八關以棄關外之險豈其實哉又不觀蘇鄴請安插思化疏乎其辭云夫滇南大勢譬之一家蒼洱以東則為堂奧騰永則為門戶三宣蠻暮則為藩籬也所貴藩籬者謂其外禦盜寇內固門庭使為主人者得優游堂奧以生聚子孫保有貨財斯協名實按王宏緒明史稿言鄴忌李材招思化以破緬甸之功構之陷獄鄴之為人可知也然能指陳邊庭大勢其言頗中肯綮則亦非今之忌人成功者所能及矣此皆論蠻暮之形勢者也至於江



外則明儒吳宗堯嘗論之其言曰金沙與瀾潞三水皆源吐蕃入南海號南中經流而金沙江之大且十倍瀾潞極邊有此固天所以限夷夏也然昔論江南形勢者必得江北之地而後江可守築三受降城者越河之外而後河可用宗堯此論雖不言孟養而江外之地固孟養也是即論孟養之形勢者也且吾見明人之談邊事者言蠻暮必兼言允墨更及於茶山蓋大金沙江上流直通至茶山而允墨亦瀕江要地也允墨即今允冒與戛鳩相連苟蠻暮不亡則允墨

九

在內地不必論也孟養之上則有孟拱玉石之所產也苟孟養不亡孟拱不必論也由江外而登茶山階梯於孟拱由江內而登茶山階梯於允冒苟允冒孟拱不亡則茶山亦不必論也此吾所以專論蠻暮與孟養也騰越志稱茶山之北與麗江野人接境是故茶山有失則麗江危不惟騰越之患也又言孟養北接吐蕃為今前後兩藏地是故孟養有失則兩藏皆危又不惟滇之患也此其大畧也書不云乎申畫郊圻慎固封守內地且然而况邊徼乎易不云乎王公



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未足猶且設之而況於自然之  
險乎聞者其勿以予言為河漢也



南甸土司屬地直至大金沙江考

滇與緬有老界新界乾隆以前之界新界今日之界也以滇西一而言之乾隆以前大金沙江內外有蠻暮孟密孟養孟拱諸土司屬於騰越夾江兩岸雄跨上游形勢甚壯蠻暮所屬之瑞姑為江道喉隘有上下兩口可扼之以為守此老界也新界則以現屬南甸等土司之地為界瀕大金沙江而止何以明之請一徵之永昌府志再徵之騰越廳志按永昌府志云南甸轄部有羅布司莊小隴川皆百夫長分地

十二

知事謝氏居曩宋悶氏居蓋西屬部直抵大金沙江與孟養地犬牙相錯又云南牙山甚高延袤百餘里官道經之上有石梯夷人据此為險此一証也騰越廳志云南甸所屬羅卜思莊與小隴川皆百夫長之分地其世襲知事者二曰謝氏曰悶氏謝氏居曩宋悶氏居蓋西所部戛獨直通蠻暮江又云司南百里為南牙山險峻延袤百餘里為入緬之大路上有石梯緣梯而上有木柵周一里昔王驥破麓川取道於此前通銅壁關關外布嶺垂哈舊為百夫長地又云



踰蓋達外有岡德戶岡近孟養故南甸所部直抵大金沙江此又一証也南牙山即俗所稱野人山石梯之險今猶在焉山中有三道一出蓋西一出蓋達一經石梯之險皆以山外之大金沙江為界此南甸形勢之大概也按南甸本名南宋自明初分地授職終明之世未嘗改更故明史成於本朝亦稱其屬部直抵大金沙江地最廣未嘗言其失地於緬也議者乃謂陳用賓築八關而關外之地棄之域外斯亦謬矣

十一

國初以來南甸早隸版圖至今提封無恙官書如大清會典

大清一統志

皇朝三通私家著述如顧祖禹方輿紀要毛奇齡蠻司合誌師範滇繫諸書皆有南甸屬地直至大金沙江之明文豈非歷歷可信之確証乎夫騰越以西大金沙江為第一重門戶昔人固已言之野人山為第二重門戶則即滇中志乘所載之南牙諸山也古稱勇夫重閉可以為國者是之謂矣獨是蠻蕃五密孟



養孟拱諸土司乾隆以前內屬日久守在江外有金  
湯之固其後折入於緬而漫無覺知外戶撤矣是舊  
日疆吏之過也然南甸屬地猶自畫江為守野人山  
在其內則猶守在山外也今若舉野人山而棄之內  
戶亦撤矣重險皆失將何以保是所望於今日封疆  
大吏及勘界之使有以維持之也



老蠻暮為中國必爭之地論

老蠻暮者在大金沙江之東大盈江之北又兩江交會之處也南甸土司分地至此而盡隔大金沙江為孟養土司騰越志南甸傳云屬部直抵金沙江與孟養地犬牙相錯是也隔大盈江為蠻暮土司即今新街南甸傳又云所部夏獨直通蠻暮江是也大盈江上流與檳榔江相合在干崖土司境溯流而上即至騰越自來談騰越形勢者必曰大金沙江之兩葫蘆口其外戶也而瑞姑為之鎖鑰蠻暮土司之地盡於

此也大盈江口其寢室之門也而老蠻暮為之鎖鑰南甸土司之地盡於此也是皆本屬於騰越者也夫外戶猶且不當讓何況寢室之門乎舊屬土司蠻暮之地猶且不當讓何況現屬土司南甸之地乎是故滇西之界如棄大金沙江外之孟養而不問并棄大盈江外之新街而不問亦必以大盈江與大金沙江會合之處為止其西即以大金沙江為界其南即以大盈江為界則雖棄其外戶而猶保寢室之門也棄其舊屬土司而猶保現屬土司所有之分地也故曰



老蠻暮為中國必爭之地也



野人山說

野人山即騰越西境羣山非域外之地也山中野人額設撫夷以治之轄於諸土司非化外之民也騰越發源之大盈江合檳榔江而橫出於羣山之間故在江之南者有南牙山等練山在江之北者有蠻哈山布嶺山又有猛弄山息馬山曩送河源山又有猛夏山其名實繁未可枚舉要皆騰越北境姊妹山所分之一支耳山之在騰越西境者只有此數非羣山而外別有所謂野人山也野人山者蓋俗所名爾自騰

越西至大金沙江濱不過數百里而遙雖山路崎嶇人馬難行亦不俟旬日可達野人山尚在其內也聞者不知其名之具於志乘而疑為荒渺難稽之域此皆由耳食之誤也夫雲南種人最多通志列為六卷凡有一百四十餘種野人亦種人之一耳今騰越四山皆有野人漢夷錯處為日已久豈獨西境然哉若西境之野人皆轄於土司者也昔人有言憂土司之地廣不治故設八關九隘之撫夷以佐助之撫夷者撫山中之野夷乾隆三十五年所設有正有副皆有



定額垂為令典者也道光初年諸生何自澄作騰越邊務得失論云南甸土司所屬野人二十一寨凡離城四五十里以至百餘里日事搶劫殺人不償命其餘六司去城愈遠入山愈深野匪亦愈甚每窮民出入搶一案而傷三五人至七八人不等甚至土司因以為利搶去之人口騾馬貨物土司串合野官許若干金准贖否則貨物瓜分而商人失望子女為奴而老死夷山誠因凡搶一案非土司之兄弟主使即族目屬官分肥故也土司習以為常縱其野匪夜則沿

七

村燒殺晝則要路劫搶一日而二三起報官者有矣文武衙門苦於無法有營弁被害而以別故報者矣有家人被殺而以賞撫畢者矣有防汛之官雖明為野人所傷而以一病故了其事者各汎多有矣野匪若此之猖獗非治邊者之責哉又云必得以夷攻夷之法庶乃有濟如南甸所屬之山頭野寨勒令南甸土司赴府親具認限嚴緝滋事野夷違者勦滅至者招安則野人不敢搶劫六司一律遵行倘有一司違命立即調詳又或某司先報功者加以獎賞不患搶



劫之不平此不勞矢石不費帑金而救民水火者也  
此論於土司轄治野夷言之最為明晰故詳錄之庶  
以破耳食者之疑焉謹按嘉慶二十五年大學士伯  
麟總督雲貴進種人圖說云永昌一郡與順甯皆界  
連緬甸順甯外接木邦隔以裸黑永昌外接蠻莫隔  
以野人緬人不能跨裸黑越野人而連內地又云野  
夷性情亦畧類裸黑但裸黑一目能統數十寨野夷  
則數十戶皆為一寨有一寨即自置一長渙散無統  
觀此益知今所謂野人山者素屬沿邊要地誠不宜  
有疏失也夫外國之人越重洋數萬里而來其視吾  
邊境羣山已了了如數掌上紋而吾守邊將吏在數  
百里間對之如望洋杳然不知其所極豈不可慨矣  
乎



八關非滇緬之界辨

騰越總兵張松林議以神護等關為滇緬之界省垣司道一二當事者喜其剽獲從而附和之意在畫關為守棄野人山於界外此真大謬未可置之而不辨也夫八關設於前明在野人山之內自

國初以至乾隆嘗越野人山外之大金沙江而有孟拱孟養兩土司之地曷嘗以明關為限乎此其謬之易明者一也今制各關額設撫夷一名若內地之巡檢者然由各土司自選親族為之而報其名於騰越

十九

廳署撫夷者撫關外之夷即山中之野人也又額設弩手若干名為撫夷所轄以山中之野人為之每季由土司調操其餉係騰越廳署所發如使關外之野人山不在中國界內各土司焉得撫其地而用其人而騰越廳署又何為越俎以司其政乎此其謬之易明者二也且明亦未嘗以關為界也當明臣陳用賓設關之時又開二十二屯田名之曰甸甸多有在關外者滇志列入關之名而分疏之曰銅壁關設於布嶺在蠻哈山內南向宣撫司地所以控制蠻哈海



黑蠻暮之要隘也萬仞關設於蓋達山後在吊橋後

猛弄山頂所以控制港得港勒迤西等之要路也西迤

謂孟神護關設於蓋西後猛夏山所以控制茶山吉

勇威緬迤西等路也巨石關設於戶崗息馬山所以

控制戶崗迤西要路也此四關設蠻哈守備以守之

者也鐵壁關設於等練山所以控制蠻暮之水路也

虎踞關設於邦杭山所以控制蠻棍遮鰲先腦猛密

之要路也天馬關設於邦欠山所以控制猛廣猛曲

猛密等處之要路也漢龍關設於工回者也此四關

設隴把守備以守之者也由是言之明人設關之意

蓋可見矣皆所以控制山外之路並無以關為界之

明文也兩守備與八關同時並設而蠻哈守備所駐

之地且在關外明亦何嘗視關外為棄地乎此其謬

之易明者三也明史成於

本朝一則曰南甸屬部直至金沙江地最廣再則曰

司南百里有關立木為柵周一里曰南牙南牙山名

即野人山也終明之世自野人山西至大金沙江皆

為南甸屬地未嘗變更今南甸尚存則其幅員如故



觀永昌騰越新舊諸志皆沿明史舊文何時淪為異域乎此其謬之易明者四也夫野人山為天設之險所以限隔中外者也山中鳥道羊腸僅容一人一騎易守而難攻也守山者必在山外守江者必在江外果能收回乾隆時舊屬之孟養孟拱兩土司則守在江外之說也保守現屬土司南甸等之分地至大金沙江而止則守在山外之說也若既棄險以與敵縱敵以入險棄關外數千里之野人山自感吾界而斤斤焉欲守山內之關關何足恃乎且今日之關亦大

三

與昔異矣關圯已久徒有關之名耳而山中徑路紛歧隨時遷易現在往來出入之衝衢要道多不在舊關之地豈惟無關可守假令守之亦未見為益也是故守關之說即是不守之別名特借此以欺矇上台淆亂聽聞而已今試博詢之邊地耆老明所置關今可守否關外之野人山果非中國界否史志所稱南甸屬部至野人山外之大金沙江而止果不可信否必有識者起而爭之矣聞去年永昌知府鄒馨蘭至騰越告洋人無得踰關侵入我界又告邊民以洋人



既未入關涉及吾界無得驚惶自擾是明以關外之地許洋人矣所幸制軍王公電致京師言洋人雖入山不得以兵所過處即為其界庶吳時勘界大臣猶可據理以爭挽之於後也



論騰越關隘碉堡

任騰越事者其不知有八關九隘矣詢以邊防之要則曰有八關九隘在噫亦知八關九隘之早不足恃乎名雖存而久非其實乎夫陳用賓弱緬之功在乎約暹羅以夾攻不在乎築關隘也且其築關之始設兩守備一駐關外一駐關內又開二十二屯田以衛之非如今日之空關孤懸而無薄者也神護關築未久而旋圯用賓遂不再築故知其意本亦一時權宜之策未嘗以為經久可行也不觀土人吳宗堯之論

乎曰至於夷路雜出非可以八關之設而禁止內入一關設兵把隘不過二三十名豈能禦蜂蝟而閉以謝之况有兵之名而無其實哉先年思正內奔瓦酋追逐長驅而來有一關當之否其言亦明切矣考

本朝康熙乾隆時猶沿明制各關隘皆有守兵今則關已盡圯蔓草為墟兵亦久撤額制無存矣而籌邊者猶津津及之將謂故關遺蹟荒山鬼雄自能禦敵耶又按道光初年知州胡啟榮以騰越四面環列野夷寨落因仿楚南成劍築沿邊碉堡七十餘處以屯



練丁守之其時土人何自澁論之曰方今廳主胡公以能員之幹濟仿楚南之良規建碉設堡買置練田養練守碉官既多費帑金而不惜民豈多派力役而敢怨然竟有不願建碉堡之地者緣騰屬多山山多則嶺亦多今有碉堡之地十二三而野匪便於出搶之嶺十七八不似楚南之有要隘可以碉堡禦寇也今試合前後兩說觀之則可知騰越所謂關隘碉堡者皆無當於設險之義其不足恃也明矣然則若何而可曰昔日之關隘碉堡皆在山內故雖禦小寇而猶不足無論強敵矣今宜移之於山外沿江屯墾以護諸山要隘之口庶乎得其地爾



里麻說

里麻亦在大金沙江之內土司雖絕滅而地轄於騰越蓋其初本騰越所轄土司也吳宗堯騰越形勢論云考之里麻長官司溯金沙江而後達是騰所至西曰里麻則騰境蓋止於江之濱也師範滇繫云自騰西道八程至里麻界十程抵孟養境按孟養在江外里麻在江內疑瀕江之允冒夏鳩亦里麻故地矣予在邊地聞土人云列牟地方亦中外關鍵外接允冒夏鳩內通盩西盩達考之知為里麻之訛然滇中記

載里麻亦作李麻第傳其音不必有一定之字也自盩西出老關城即神護關故址而西羣山之間得一曠野俗呼為大地方有古城遺址又西即列牟亦一曠野在羣山之間者皆可耕可屯之地也山間道路四通外至江濱有數道內達騰越亦有數道洵為西北隅要地騰越志云考吳宗堯之論宜歸州轄為屏蔽則古今人所見畧相同也予議分界時自老蠻暮以北畫大金沙江為界里麻在江內山間距騰越尤近已屬內地本可不論因滇中官吏知者甚尠故揭出之



樹漿廠考

今俗所謂樹漿廠者在西藏之南雲南之北四川之西跨大金沙江龍川江潞江直至瀾滄江凡諸江上流皆是也其在大金沙江上流者即昔人所稱孟養陸阻地江以西之門戶曰戶工孫士毅緬紀事嘗載之與孟拱舊土司相接蓋前明孟拱屬於孟養至本朝乾隆時則孟養又為孟拱所屬矣江以東之門戶曰允帽與里麻舊土司相接經畧傅恆征緬時於此濟師者也其在潞江龍川江上流者為茶山舊土

三

司地今所為怒夷者也東接維西中甸直通麗江永北其南由上江十五喧至永昌由馬面關滇灘關大塘隘皆至騰越西北通西藏東北與巴塘裏塘諸土司相接出四川之道也雲南通志云怒夷界最廣信矣案

皇朝職貢圖及余慶遠維西聞見錄諸書或稱怒人或稱怒子皆云於雍正八年歸附以虎皮麻布黃蠟等物充貢永以為例蓋皆內屬之地也其間金礦之富樹漿之饒邊內外民皆豔稱之號為陸海以地勢



而論當滇蜀藏三省之凹其三面皆與諸邊毗連為藩籬鎖鑰之要地豈可委之於外人乎此地與緬境相去約二千餘里中隔孟拱孟養兩土司自古以來未嘗屬於緬也



論木邦孟密

騰越志云自七土司外逼近騰越者惟孟養蠻暮孟密木邦孟養蠻暮前已論之孟密介乎大金沙江龍川江之間木邦介乎龍川江潞江之間亦邊地之保障也由騰越言之隴川孟卯兩土司其西南皆可至孟密其東南皆可至木邦孟密原木邦所分故當時有大象孕小象之喻其地有寶井數處產紅寶石及碧霞玳之屬明時遣內監掌之楊慎張含皆有寶井謠即其事也木邦在邊地處處通連自隴川孟卯以

天

東如遮放芒市鎮康孟定耿馬孟連等土司皆與之相接總督伯麟進種人圖說云順甯外接木邦隔以獐黑永昌外接木邦蠻暮隔以野人蓋順甯永昌兩府所屬皆毗連木邦其間亦有不隔獐黑與野人者往時緬人入寇姚關又侵擾九龍江之車里諸猛大抵假途於木邦其為邊庭門戶所繫可以見矣

本朝乾隆三十一年木邦舉眾內附載於會典則例五十八年木邦與蠻暮大山孟育等土司同時更易印信至今猶遵守勿替焉夫明時三宣分地南向最



廣六慰分地木邦最廣當孟密未分時其地西踰龍  
川東踰潞其南境有大江由潞通入金沙是為中緬  
舊界木邦之地至此而始盡也今其北境瀕龍川江  
者曰南坎與吾孟卯隔江相聯同一壩子夷人稱山  
壩子不得則孟卯難守隴川亦危其西境跨潞江者曰  
麻栗壩牙錯於孟定鎮康耿馬之間為姚關外蔽順  
甯永昌兩府視此以為安危要皆中國必爭之地也



潞江通舟說

潞江上流在滇境下流棄之境外蒙竊惑焉蓋南中之水三江為大若瀾滄若潞若大金沙皆可舟可航者也昔人嘗論及之以為夷人欲據險隱塞不使通行滇人習焉遂不察耳按志稱大金沙江自蠻暮以上山聳水陡至蠻暮以下地勢平行闊可十五里若以為通舟之路至蠻暮而止者而不知今日英國小火輪舟直至允冒矣且由支江出孟拱矣皆在蠻暮上流數百里間往來常通也又志稱瀾滄江受西洱

河勝備河至順

順蒙

蒙化交界處土人謂之羅擦聚不

二十餘日至錦龍江

一名龍江

即水下流海客船多會

易於此夫既有海客船來會易則內地民船往與之會可知也此江入海之口已為法國所據猶幸法人未涉吾界故無小火輪舟上駛耳若潞江形勢則視瀾滄金沙尤要矣以其為滇西喉吭之地也按志稱潞江一名怒江自芒市南流出至木邦名喳哩江又南流八百里至擺古東入南海自木邦以下可通舟楫明張機云昔年隴川多本甯潛往擺古見莽瑞體



由此江順流而下然則潞江之形勢於此可見矣  
國初關禎兆作黑水考以為天地設此三江正為朝  
廷制馭西南諸夷設異日問交緬不貢之罪則此三  
江者固漢家樓船下番禺出奇制粵之牂牁江也其  
說蓋本於張機其後齊召南作水道提綱阮元修雲  
南通志皆採引之至今日而時勢又一變矣潞江入  
海之口為英國所據謂之摸兜緬為南海通商大埠  
小火輪舟由此入江與瀕江諸地相貿易此時雖未  
敢入滇境而滇中烏可不知之也倘使有釁小火輪

舟載兵而上倉卒無備騰越與永昌聲息不相聞矣  
夫潞江下流之東皆中國舊土司至今猶守  
本朝印信英法兩國覬覦不敢取而滇中視若化外  
已久此深可惜也



潞江下游以東皆中國屬地考

潞江下游以東其所稱為揮人者皆中國地也其一曰孟艮土指揮使案

大清會典事例云乾隆三十一年設雲南孟艮土指揮使一人又

皇朝通典云雲南指揮使二人曰孟艮又

皇朝文獻通考云孟艮土司在車里宣慰司之外處允龍江之西古蠻地名曰孟指明永樂四年內附置孟艮羈縻土府其後為木邦所併嘉靖間附於緬不

通中國

本朝乾隆三十年其地為莽匪所侵據三十一年討平之地皆內屬以其頭目召而授土指揮使隸普洱府及普洱鎮管轄此潞江下游以東之地一也其二曰整欠土指揮使案

大清會典事例云乾隆三十一年設雲南整欠土指揮使一人又

皇朝通典云雲南指揮使二人曰整欠又

皇朝文獻通考云整欠土司在車里宣慰司之外處



九龍江之南

本朝乾隆三十一年其地為莽匪所侵據於三十一年討平之地亦內屬以其頭目以先捧授土指揮使隸普洱府及普洱鎮管轄此潞江下游以東之地二也其三曰猛勇士千總案

大清會典事例云乾隆三十一年設雲南猛勇士千總一人又

皇朝文獻通考云猛勇士司在普洱府西境外處孟良土司及整欠土司之中

本朝乾隆三十一年以平定莽匪其頭目召齋等舉眾內附授土千總職隸普洱府及普洱鎮管轄此潞江下游以東之地三也其四曰整賣宣撫司案

大清會典事例云乾隆三十一年設雲南整賣宣撫使司宣撫使一人又

皇朝文獻通考云在孟良土司西南境外舊名景邁即八百媳婦國相傳其酋長有婦八百各領一寨因以名部元初屢用兵征之以道路不通而還後遣使招附置八百等宣慰司明洪武二十四年置八百者



乃宣慰司及八百大甸宣慰司永樂五年遣使至其境卻拒不納曾以兵討之後遣使入貢嘉靖間附於緬自是朝貢不至其所屬有十八大猛十八小猛地周三千餘里

本朝乾隆三十一年其頭目召齋納提舉眾內附授宣撫司職北潞江下游以東之地四也其五曰景線宣撫司案

大清會典事例云乾隆三十一年設雲南景線宣撫使司宣撫使一人又

三

皇朝文獻通考云亦古八百媳婦地明嘉靖間八百國為緬所侵其酋避居景線名小八百向不通中國其所屬有十猛地周一千八百餘里

本朝乾隆三十一年其頭目叻賽舉眾內附授宣慰司職北潞江下游以東之地五也其六曰六本土守備案

大清會典事例云乾隆三十一年設雲南六本土守備一人又

皇朝文獻通考云六本土司本整賣之地以地方遠



閱自分為一部

本朝乾隆三十一年其頭目召猛齋舉眾內附授土  
守備職此潞江下游以東之地六也其七曰景海土  
守備崇

大清會典事例云乾隆三十一年設雲南景海土守  
備一人又

皇朝文獻通考云景海土司亦在孟良土司西南境  
外向不通中國

本朝乾隆三十一年其頭目召猛彪舉眾內附授土

三

守備職此潞江下游以東之地七也其八曰猛撒土  
千總崇

大清會典事例云乾隆三十一年設雲南猛撒土千  
總一人又

皇朝文獻通考云猛撒土司在順甯府南境外明時  
猛撒與猛緬猛稱為三猛萬厯間曾置猛撒土巡  
司尋入於耿馬其後不通中國

本朝乾隆三十一年其頭目刺鮮細利舉眾內附授  
土千總職此潞江下游以東之地八也其九曰猛龍



土指揮同知案

大清會典事例云乾隆三十一年設雲南猛龍土指揮同知一人又

皇朝文獻通考云猛龍土司在整欠土司屬地之外謂之沙人向不通中國其屬有七十餘寨地周二千餘里乾隆三十一年以平定莽匪其頭目以護猛舉眾內附授土指揮同知職此路江下游以東之地九也其十曰補哈土千總案

大清會典事例云乾隆三十一年設雲南補哈土千

總一人又

皇朝文獻通考云補哈土司在猛龍土司之西亦接整欠土司界向不通中國乾隆三十一年以平定莽匪其頭目噶第牙翁舉眾內附授土千總職此路江下游以東之地十也故曰皆中國地也且潞江下游以西之地亦有屬中國者一曰木邦土司

皇朝文獻通考云在順甯永昌二府西南境處耿馬孟定等土司之外為緬甸東路之門戶古蠻地名曰孟都亦名孟邦元至元時置木邦路軍民總管府鎮



三向明洪武十五年改為木邦羈縻土府永樂初改置宣慰司於六宣慰中分地最廣其後數以從征功益地隆慶以後附於緬萬曆中復內屬尋仍入於緬不通中國

本朝乾隆三十一年其頭目罕宋法等舉眾內附此其一也二曰蠻暮土司

皇朝文獻通考云在永昌府西南境外為入緬扼要之路古蠻地明初屬於木邦成化時為孟密所有宏治時復為孟養所有萬曆間曾置蠻莫安撫司其後

附於緬不通中國

本朝乾隆三十一年其頭目瑞圍舉眾內附此其二也三曰大山土司

皇朝文獻通考云亦名波籠在永昌府騰越州南境外處龍川江之南

本朝乾隆三十一年其頭目壘管舉眾內附此其三也四曰猛育土司

皇朝文獻通考云在永昌府南境外處潞江之西附近木邦地方



本朝乾隆三十一年其頭目衍界舉眾內附此其四  
也是亦中國地也恭考乾隆三十一年

高宗純皇帝上諭云楊應琚奏新定整欠孟良地方  
請仿照普洱邊外十三土司之例酌中定賦於丁亥  
年入額徵收等語整欠孟良業經附入版圖願輸糧  
賦其酌定徵額之處俱著照所請辦理但念該處地  
方連年經莽匪擾害今雖得安耕作而元氣尚難驟  
復若遽於丁亥年責令輸將恐夷民生計未免拮据  
所有應徵錢糧著加恩緩至戊子年入額徵收以示

優恤邊黎至意欽此

聖訓煌煌昭示千古凡在臣民益當數典而憬然矣



潞江以東土司論

或問潞江以東土司何時背中國而入於緬則告之曰至今諸土司猶守

本朝印信未嘗背中國也特中國以其遠而疏之漸久而漸忘焉耳然則忘之於何時曰

本朝會典自康熙以後凡三修至嘉慶而大備始增則例圖說今諸土司載於會典則例則嘉慶時猶在可知也道光十五年雲南修通志始分其目曰邊外土司由此在將疑將信之間若有若無之數矣此當

日滇中官吏不考之過也昔人有云流官憚瘴久而不履其地諸酋不襲而自冠信有然矣又通志輿圖篇云雲南西南界緬甸南界阿瓦南掌越南其圖中於龍川江下流之西書曰緬甸界自龍川江下流以東踰潞江直至九龍江之南概書之曰阿瓦界尤足令聞者發噤夫阿瓦即緬甸之都城也豈別為一國哉且區區緬甸一都城豈能跨越三江有此數千里外之界哉蓋其所云阿瓦界者即乾隆三十一年內附授職之諸土司也龍川江以東為木邦大山等四



土司九龍江以南則孟良整欠等十餘土司也是皆  
夾潞江左右以為滇之藩籬者也通志不能詳其地  
之所在宜乎僅存其目而疏而遠之曰邊外土司其  
情於邊事甚矣哉夫自乾隆三十一年平莽匪之後  
緬未嘗越潞江東以為境也予於邊外考緬史而知  
之終緬之亡潞東諸土司固嘗與緬戰爭矣未有入  
於緬者也是以英國外部嘗告我

欽差大臣曾紀澤曰中國於此地權力甚大而緬無  
權力其言至今猶存案牘可以為証也問者曰為今

之計將復吾故土乎抑將終棄之乎應之曰此亦形  
勝必爭之地也烏得棄之今滇之西一面受敵矣彼  
能渡大金沙江而來我亦能渡潞江而往猶可以相  
劫制也奈何更棄其南使之兩面交逼耶且滇恃三  
江以為險者也孟良等土司介乎潞江瀾滄江之間  
若盡棄之是無三江之險也滇其可保乎果若是既  
復之後將何以處之曰是惟有流土相間之一法蓋  
滇民之耕種於其地貿易於其地者數以萬計設流  
官以治之與土司相錯處而疆域定矣文教日興則



異俗自化不難漸底於大同此亦倪蜕所云經常簡  
易之宏謨也夫今日之時勢豈復昔比哉以瓜分豆  
散之部落其不足恃為屏藩也明甚徒以供強鄰之  
蠶食耳流官一設則名正言順可以杜絕其覬覦也  
且諸土司庇我宇下亦有辭可執以謝之矣近年新  
疆臺灣皆改建行省而後外人不敢以兵再涉其地  
其亦深得因時制宜之意者歟



自跋

文棟捧檄勘緬界入滇凡為論說考辨若干首其繫  
界務者端為一編書其後曰英廷初意滇之西欲與  
中國分大金沙江為界故有以老八募歸中國之說  
又有兩國同在大金沙江行船之說蓋猶慮我欲索  
還大金沙江外之孟拱寶石井也滇之南欲分潞江  
下流以為界故有以揮人諸地歸我中國之說蓋猶  
慮我欲索還潞江以西之孟密寶石井也在英人之  
初念則然也遷延數年中國迄無定論彼已窺知我

里一

地學之蒙昧矣方英兵之入緬也告我曾大臣曰緬  
王無禮於英故廢其王及其據緬以為己有也又告  
曾大臣曰緬與法立約有害於英公法國存則約存  
故廢其國果爾則盡緬之境而已何與他土司哉此  
當執詞以責之者也英初得緬猶自知理曲故有立  
教王依舊納貢之說又曰見中國兵所在即視為中  
國地不再入於是自阿瓦探新街無中國兵而後入  
自新街探孟拱亦如之彼自以為盜亦有道也惜乎  
滇中當時無人能折其機牙也夫馬武相一回民耳



聚十數少年扼老八募以保商路英人見之不敢過問也黃正林張天明兩千總耳以土勇二百人保商路出入野山直至老八募而止英人聞其來且相引避也邊內邊外夫人而知之者也古人不云乎物必自腐也而後蟲生之苟非自相摧殘焉能奪我沿邊險要數千里之野山若斯之易哉且夫邊地之要亦在乎三強耳兵力強一也民氣強二也人才強三也新疆肅清之後俄人拱手而還伊犁畏兵力之強也安南之役法人擾閩而不敢擾粵畏民氣之強也至

於人才之強不必遠徵也觀於馬武相等而可知矣假令邊地當時司閫者亦能如是也守土者亦能如是也彼烏敢輕我邊內無人而唯其所欲為哉然則地利人和交相為資蓋不可闕一者矣文棟此編專言地利未及人和故撮其大旨補之於此壬辰九月上海姚文棟識